

人与自然 寂静中生长

◆ 范昕

季节的变换流转在不知不觉中进行。这几天天气和暖,抽空出门看树和草,它们的变化让人大吃一惊。木瓜树上长出无数粒黄豆大小的叶芽,一层层细细垒起来,有点像袖珍的玫瑰花,小巧,精致,比木瓜花还好看。春夏秋冬,大自然的起承转合,从来都是沉默无声。加蓬,碎米荠,白蒿,苦苣菜,野苣菜,结缕草,白花车轴草……仔细瞧了去,除了结缕草、白花车轴草本来就耐得住寒冬外,其余各种野草不知何时破土而出。是秋天的幼草默默忍受了漫长寒冷的冬季,还是随着冬季后大自然的阳气慢慢上升,它们也跟着悄悄钻出了地面?不得而知。草们有的纤细稀疏如老人头上的毛发的,有的肥大健壮如同成年人的手掌。颜色有的青翠嫩绿,有的红褐深紫。同样历经风霜,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呢?大自然的隐秘与灵动,引发我对它愈加深切的向往,我沉浸在这种迷惘又充沛的快乐里,感觉有一层淡淡的光,好像来自大地深处,而不仅仅是来自天空,它充满了无穷无尽生长的力量。

走过几条老街看辛夷花。却一路仰头望向天空,辛夷花苞外面坚硬的苞片已经裂开,露出柔软的花瓣,很快花瓣就可以真正绽开了吧?辛夷的苞片上铺着一层银白的绒毛,像一个个胀鼓鼓的毛笔头。金灿灿的阳光倾泻而下,一树一树的花苞,都笼上了一层光,熠熠生辉。都说万物皆有佛性,此时的辛夷花,蓝蓝的天空下一簇簇灵动绚丽,美得神秘莫测。辛夷花开的路口,就是朋友的母校,友人多次向我提及,却一直绿茵一面。抬手拍了张校园照给正在开会的朋友发了过去,果然赢得会心一笑。沿着岁月的轴线一步步小心翼翼地往前走,越走越远离了青春年少,远离了意气风发,远离了恣意飞扬,情绪的大起大落,心情的沉浮不定,都一点点在岁月的碾压下收敛渐渐没了痕迹,我们都学会了沉稳内敛,从容淡定,处变不惊,却把最为撩动心弦的意绪,丝丝缕缕嵌进了种种不经意的生活细节。

我们沉稳内敛,却又并非真的沉寂枯槁,就像路边的泡桐与白杨。天空蓝得透彻,万物的存在格外分明。黢黑的桐乳,有的闭合着,有的半咧着嘴,这一串密集一些,那一串零散一些,没什么规则,左一串,右一串,黑漆漆地挂在枝头。还有龙爪一样桀骜不驯,东一下,西一下,四散着生长得肆意无忌的树枝,彰显着无穷无尽的生命力,让人心生敬畏。比较整齐一些的是桐花蕾,黄豆一样,紧凑地串成一串又一串。嫩嫩的黄色,比起桐乳和枝干,有点幼稚,有点娇气,它在等待更和煦的春风,更柔和的温度,等待开出一串串紫霞杯一样的泡桐花。

白杨看上去不动声色,其实在暗暗使劲。暗灰的枝条,张牙舞爪地向天空扑腾,虚张声势的吧?一点回软返青的意思都还没有呢。实际却不是这回事,仔细地看它鸡爪子似的灰褐色的鳞片,一根根不动声色地贴在枝端,外壳坚硬锐利,仔细保护着里面幼嫩的细叶和花,随时破壳而出。

伍尔夫说,生活的很大而且很重要的一部分,包含在我们对于玫瑰、夜莺、晨曦、夕阳、生命、死亡和命运这一类事物的各种情绪之中。而我则对植物情有独钟。四季的树木花草能让我感受到无上的喜悦和欣慰,还有一种令我心静的力量。那种从生命深处生长出来的寂静,让我的内心都变得柔软,柔软到只觉与花木相对、与四季相对,全无隔阂,生命中所经历的欢愉和痛楚,一都可感激。

百姓记事

父亲的米酒情结

◆ 度金凯

父亲下班回到家第一件事,就是从母亲手里接一杯热米酒。如果有姐妹们在跟前,他必先赞许地看着我们喝下去一口。父亲喝米酒的样子,仿佛饮下的是玉液琼浆。

父亲的一生是一本精彩的奋斗励志书,他用意志打败了岁月的磨难。家徒四壁,正好可以用来贴满发明奖和劳模的荣誉证书,可以悬挂两袖清风的奖状。从工作单位到庄稼乐园,记忆中的父亲总是那么繁忙。父亲喜欢喝米酒这个习惯,应该是缓解工作和生活的压力,也成了他恋上喝米酒、做米酒的理由。

每逢春节,父亲必做一大酒瓮米酒,这酒直喝到冬去春来。父亲做酒的程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。发酵的酒曲,要选在麦熟之后,新脱粒的麦子,用揣白捣碎,拌一点老面酵,倒在一个方形木框子里,放上一层纸布。母亲往纸布下一点一点地添着碎麦子,父亲手扶门框,一点一点用劲儿踩下去,直到踩得像一块铁。取下木框,用绳子把酒曲挂在屋檐下阴凉通风处,经过整整一个夏天的酶变酸制,酒曲就算是做成了。我曾认真地审视过那些挂在走廊上的酒曲,灰头土脸,一副沧桑岁月的表情,一股浓烈的怪味,却会让普通的米变成浓郁的醇醪。

开始做酒那天,母亲在最大的那个锅灶点火,灶内塞入干草木柴玉米

秸,烧开大半锅水。父亲把浸泡了一天一夜的糯米倒进大锅里,旺火煮至七八成熟捞出,在大竹匾里摊开晾干。在放凉的空闲,从屋檐下取下风干了的酒曲,细细捣碎,撒在晾好的糯米上轻轻拌匀,装进大酒瓮。

那是一口特制的酒瓮,土法烧制,口小肚大,也叫陶瓮。陶瓮放在灶间,又在上轻轻地刷一个小酒窝儿,再用棉布和麻袋盖在上面,麻袋是在河里洗净了,又在太阳下暴晒。我不明白酒瓮为什么要放在灶间,父亲说发酵时不能见光,不能太冷也不能太热,太冷了不出酒,太热了酒会酸,需用灶火的余热慢慢地焐着,柴火余烬慢慢地焐着。原来,酒的制作是先具备了人间烟火的温度,一日三餐简单幸福的生活气息,陶瓮里的酒才会蠢蠢欲动,在尘世的梦里,开出一朵朵繁花似锦的酒世界。

大约过了一旬,父亲轻轻地揭开麻袋,一股甜润的酒香沁入心脾,只闻着就醉了。米酒已经沁满了酒窝,丝丝清香中,泛着琥珀的光。父亲用一个擦干净的勺子,舀了半勺让我品尝,甜香嫩滑,真正的人间佳酿。父亲说这并不是酒,叫酒娘,就是酒的娘,有了酒娘,米酒就能源源不断生出新酒。

等待的过程总是漫长而诱人。我每天与母亲抢着去灶火烧锅做饭,想闻闻那日渐浓厚的酒香,眼睛看着灶火,心里却在想着那酒娘怎样把她的

米孩子一步步调教成芳香无比的醇醪。终于在一月之后,掀开麻袋,整个酒缸满满都是酒,醇香浓郁,绵甜爽净,还有些白色的糯米漂在上面。

酒的酿造过程是从麦子和稻子饱满的颗粒开始,经过锤炼、磨碎、蒸煮、幽闭,在酝酿过程中,又赋予了人间烟火,魔术般地演变成醇香浓郁、绵甜纯粹的酒液。酒的酿造过程,似在提醒着、隐喻着什么。生活中的我们会不会也是米粒饱满的庄稼,内敛朴实,有着土地的醇厚,河流的纯净,五谷的芳香,阳光的柔情,经过千锤百炼,酝酿着生命的深情,创造出诗和远方?米酒酿成的这一天,大地春天的节日也随之到了。阳光晴暖,春风十里,整个村庄低矮的土墙茅屋里,透出来清冽的酒香,在菜园里缭绕,在水井旁萦绕,在牛屋上面萦绕,庄稼苗醉了,花儿要醒了,连流过村庄的那条河水也有了酒的甘美。原本低矮潮湿的农家小院米酒飘香,绵厚丰足,充满了喜悦,原本简单清苦的日子,因了酒的馨香,也有了对美好生活的期盼,年的趣味也越来越浓了。

终于盼到大年三十这一天,装满米酒的铁壶,挂在燃烧着木柴的铜釜之上,火从铁壶的中间圆空穿过,米酒发出滋滋的声响,接着汩汩地冒出青烟,不一会儿滚烫的酒香盈满了整个院落。一家人围在一起,桌子中

间是冒着香气的腊肉萝卜炖粉条,配着满桌子自制自种的豆腐豆芽白菜青菜莲菜。每个孩子的面前也摆放着一大碗米酒,用黑瓦碗盛了,暖暖地泛上一层春天的意味,色如琥珀,味如兰桂。每喝一口,心里就会有暖暖的爱意,感觉岁月是那么美好笃定,绵长富足。酒香和肉炖萝卜的香味是特有的年味,丰盛而华美。爆竹声声,在新年的祝福里,在孩子们喝米酒的笑声里,在新的一年里全家人的喜悦之中。

如今的老家,处处是高楼林立,大道纵横。巷陌深处,不再有低矮的茅屋,不再有菜地和稻香。慈祥的父亲几年前去了遥远的国度,带走了他做米酒的神方,也带走了我稍纵即逝的年少幸福。而每次回老家总不忘去酒铺里买些米酒回来,在冷雨敲窗的夜里,在寒风呼啸的晚上,与家人闲坐,或邀两三个朋友来杯米酒,在有暖气的室内,开怀畅饮。也许有人看来,女人喝米酒多了些守旧,又显得太过乡俗,比不上喝红酒咖啡的高雅,但是一想到这一切都像父亲,觉得完全没有克服的必要。

岁月悠长,一路芬芳。在故乡成长二十多年,春节与米酒,在豫西南的家乡是久远的习俗,早已看成是习以为常的事情。但具有了神圣仪式感,是在离开故乡后,特别是身处滚滚人潮却倍感孤寂而思念的时候。



趣趣(国画) 郭丽

聊斋闲品

不变的年味儿

◆ 于航

时光转瞬即逝,日厚了又薄。转眼又到年底“过年”的时候了,尽管时下人们都在抱怨年味儿越来越淡了,但是谁也无法否认街头巷尾、大人小孩心中,依然不可动摇地充盈着一种“过年”的气氛。正如一百多年前鲁迅先生的经典之语:“毕竟旧历的年底最像年底……”这“最像的”或许就是“年味儿”吧。

然而,也就是在这“最像”之中,又多了很多“不像”的成分。从大部分城市燃放鞭炮,到如今有的地方“全域”禁放;早些年,有的地方甚至禁贴春联,说是城管因为产生垃圾太多。而庚子之年的疫情延宕至今,又开始禁止聚集;并倡导“就地过年”……昔日,“有钱没钱回家过年”的感召,变成了如今网上这样的段子:“小时候,过年是一张小小的车票;今天,过年是一份长长的核酸检测报告”。慨叹一场史无前例的新冠疫情,打乱了国人的生活秩序,也加速改变着我们的“过年”方式。

互联网、城市化、现代化等各种磅礴而来的力量,正在冲击着国人心中那份曾经至高无上的“过年”仪式感。千百年来连绵不绝、声势浩大的全民狂欢,兴味日渐稀薄了。远离家乡,远离农耕的人们,迎来日新月异丰盛食物的同时,在“年味儿越来越淡”的感慨中,也正在远离曾经的传统。

也许,正是各种意料之中或意料之外的变化,改变着我们的生活,也改变着我们“过年”的方式。传统的年味儿,和那些辞旧迎新的各种仪式,在快速演绎的时代节奏里,犹如加速后的火箭推进器纷纷剥离,抛下无数碎片。让我们平添一种“轻舟已过万重山”的疏离和失落。

曾经从天涯南北,跨州连郡团聚在一起的大家庭,如今正分散在不同城市的不同楼宇中。曾经大江南北、不约而同地全民狂欢,正在快节奏中分解成了不同家庭、不同群体的“小确幸”。老年人的“大团圆”改变了年轻人“小派队”,曾经大锅炕的年夜饭,如今成了不同口味的小火锅……

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正视这样的变化。生活方式、社会结构、时代潮流等都在发生着巨大变化,你能让“年味儿”不变吗?年味儿,作为年俗的现实表现,本身就是时代的缩影。

但不管怎样变化,过年的那种烟火气息和家国情怀,依然丝毫未减。这或许就是失去了鞭炮声之后年味儿的内核吧。感念亲情,重视家庭,善始善终,铭记乡愁,敬天畏地,祝福祖国,追求美好……也许是岁月变迁中永远不变的道情吧。

透过那跨越千山万水的不同城市、乡村,不同楼层、庭院里,不约而同地为迎接新年的忙碌,那种一起放下过去的归零心态,那种精神饱满重新出发的势头,那种百折不挠一往无前地对未来的憧憬,不还是不变的“年味儿”吗?

新书架

《洛城花落》:周大新长篇小说封笔之作

◆ 付如初

《洛城花落》中的故事非常现实,涉及年轻人的工作压力、买压力、孩子教育、老人赡养……如果把婚姻比作一座房屋,它肯定不是钢筋混凝土可以住70年的,它可能是茅草房,三四年就得修,而且必须两个人合力修。在中国当代文坛上,周大新堪称“劳模”,从获得茅盾文学奖的《湖光山色》开始,他以每年一部长篇小说的节奏,扎扎实实地记录所见所闻、所思所想。近些年的作品,更是让小说与现实同步,好像要把读者拉进书里,和人物一起演绎生活。而突然地,他最近宣布以《洛城

花落》作为长篇小说的封笔之作。在这部作品中,他选择了“婚姻”作为故事载体,用“家庭”这个社会的细胞,来呈现生活的光怪陆离。

评论家李敬泽说,《洛城花落》让人想到福楼拜的《情感教育》,这是一部中国人的情感教育小说;不是小说家要教育你,而是小说家用一个故事,带着我们每个人进行情感的自我教育。这也许是周大新的小说一直以来的“套路”,他只负责讲故事,至于读者看完故事想到了什么,那是读者自己来完成任务。

多的是用来沤制农家肥。那时家家都有一个颇为壮观的粪堆,主要的原材料就是落叶和其他生活垃圾。小孩子撒尿拉屎会被家人抱到粪堆上去。农家肥沤好后,由生产队安排人验收,分等量方换算成劳动日,年底可以兑现成粮食。

每年入秋,这种全村老少共同参与为突击扫除会伴随寒流的到来进行若干次,平时农人们遇到落叶随时随地收拾,直到枯叶败草被搜刮殆尽,直到一场大雪到来,把大地彻底掩盖。多少年后,农村的落叶也失去了价值。父母上了年纪,随我们来到了城市。母亲终于可以悠然地看着秋叶飘落,不再像老戏里的穆桂英,有闻金鼓声而欲上阵破敌的激动。母亲触景生情,说好后每当每年冬腊月的,把你们小小年纪就一早骂出热被窝,撵到漫野地去扫树叶,那时小妹才三岁,就一狠心锁在家里。其实,多扫那一筐半筐的叶子管什么用!拼命干也难得换来温饱呀!

又是多少年后,母亲去世了。我们看着秋叶飘落,想想,好后每年冥诞懒惰,不知为父母分忧,任凭母亲责骂就是赖在被窝里不肯出来。母亲那时该是怎样的愤怒、纠结、煎熬和无奈。想到这里,热热的泪水已溢满眼眶。

朝花夕拾

落叶的价值

◆ 高友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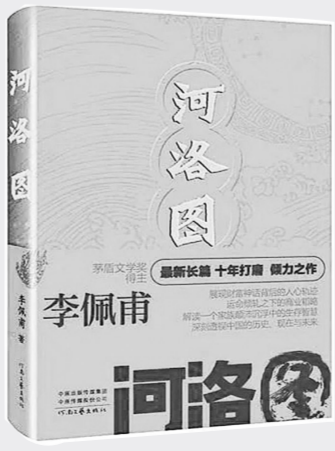
落叶较多的地方,跑马占地,寂静的冬晨就喧嚷热闹起来。刚开始有些顶不住寒气,四肢僵硬,握不紧农具,走路还磕磕绊绊,连接带扫那么一会儿,后背已微微出汗,头发梢开始有热气冒出,行动就敏捷自如起来,一招一式虎虎生风。扫扫完一处,立刻转移阵地,叫喊着奔向下一处,同时心里已计划好再到另一处去获得更大战果。

落叶没有主人,谁家起得早,谁家人多,干活儿麻利,就会多收获一些。各家还会暗暗在心中选定势均力敌的对手,进行比赛较量,哪怕只比对方多收上一筐一篓,就是心理上的极大满足。扫落叶既是紧张的劳动,也是展现魅力的舞台,小媳妇儿大闺女没法定像赶集一样穿最漂亮的衣裳,但一定会戴上鲜艳的围巾,在晨曦的晨光里非常醒目。大人们操着更多的心,一边干活儿一边寻思着村里谁家格外利落能

干的闺女,能给自家的憨小子当媳妇儿。八九岁的小男,手里忙活着,眼睛却是乱瞟,人群中彼此多看了一眼,竟有芳心暗许,定下终身的。有时两家为了抢夺一处落叶也会突然争执起来,脸红脖子粗地吵上一架,旁边的人会上去劝解。吵闹平息下来,女人们仍在一刻不肯停歇地干活儿。几个爷们儿会从腰间摸出早烟袋,彼此谦让一番,抽上一锅,显示自己是一家之主。小孩子们无师自通,撇根树条,把一头削尖,专挑厚实肥大的树叶扎,串成一条条蜈蚣。抢扫落叶最称手的农具是小耙,小耙有长柄,前端如伸开的手掌,类似指头的尖齿向下弯曲,爬梳剔抉,能把树棵子里、沟沟坎坎里的树叶枯草拾掇得干干净净。每到这个时候,各家的小耙概不外借。

待到落叶掺杂着枯草的果实运回家里,留下一部分晒干烧火做饭用,更

连载



绝。金人铁蹄踏破东京汴梁,大宋江山土崩瓦解。钦、徽二帝被掳漠北;南宋朝廷偏安东南,锦绣中原沦为一派焦土。那宋代的皇陵被胡人一次次掠夺,被流氓一次次盗挖,守陵人死的死,伤的伤,四散逃亡。之后,住在官庄的匠人,已所剩无几。

再看那宋陵,已是势不可挡的日益残损、破败。只剩下皇陵甬道两旁残存的石俑,孤独守着古道西风,在漫漫岁月中,无声诉说着千年幽愤。

再后,虽然连年战乱,还是有人活了下來。活下来的这几家,虽仍住在官庄,名义上仍是守陵人,但早已物是人非。到了清代,宋陵的事,已无人过问了。只可惜那些匠人的手艺,能传下来的,委实已不多了。传说,有一姓朱的石匠,祖上曾是宋陵石作的领班,石雕手艺堪称天下绝。朱氏家族的手艺倒是传了下来,只是这朱家的后人先是被金兵掠去修元大都,后又常年为生计奔波,行踪不定。有人说,开封巡抚官衙门前的那一对石狮子,就是朱家人雕刻的。

一日,河洛镇来了个叫朱十四的老人。这位老人小小个,辫子盘在头上,看上去身子骨还硬朗,就是嗜酒如命。大约是因为上了年纪,也没谁肯用他。有时来到镇上,沾上两酒,站在柜前,仰脖一抿,就又去了。也不见他做什么,终日常在宋陵转悠。偶尔,会给那些石人石马擦脸擦身。镇上人猜度,也许是朱家后人叶落归根?

那时,镇上正修建一座小石桥。桥是集贤建的,康家出了大头,领班匠人是老蔡。桥已修了些日子了,这朱十四每次到镇上打酒,都要弯一下,绕到桥边看一看。也就看看,并不多言。偶尔,兴致来了,拿起匠人扔在路边的钡子,找块无用的石头,凿上几下,走了。

忽一日,刘知县坐着轿匆匆赶来,说次日有一剿匪的将军路过此地。看桥能否修好,县爷好在桥头上迎接将军。此时,桥基、桥栏都已建好,只待铺上桥面就可行人。当时,领班的老蔡就满口应承:放心吧,接皇上都没事!

可是,到了第二天,当大将军的仪仗快到的时候,县大爷的脸黑下来了。老蔡更是一脸晦气,两腿直抖。

出事情了。桥面即将铺就时,人们才发现,不偏不倚,偏偏那桥眼处,缺了一块石头。原先的备料,不是大,就是小,无论怎样,都填不上那一空缺。

这可怎么办呢?现苗已来不及了。只听那开道的锣声一声声响着,旌旗猎猎,大将军的仪仗越来越近了,围观的人也越来越多了。匠人们全都傻眼了,你看我,我看你。领班老蔡跌的心都有了,他扑通一声,就地跪下了。

县大爷气得指着匠作的头,却说不出话来。

就在这时,朱十四走上前来,轻轻拽了拽老蔡,淡淡地说:路边有块石头,抬过来试试?

老蔡睁开眼,看了看朱十四,顾不得多想,赶忙爬起来招呼徒弟们去抬。等众人把石头抬到桥面中央,往空缺处一放,天哪,刚刚好的。匠人们都疑为神人。一个个惊叹道:莫非是鲁班爷来点化我们的?于是,他们一个个跪了下来,朝天而拜。



家住太行(逸写) 邢玉强

树木把城市妆点得分外美丽,落叶却在给城市制造烦恼。几场寒流过后,除了松柏、女贞等常青树,其他树叶已落了一大半,就连最晚落叶的杨柳也只剩下僵缩的枝条在寒风中尬舞,湖面的冰里混杂着褐色的落叶显得丑陋不堪。环卫工人冒着严寒,把四处飘散的落叶归拢一处,以前是直接焚烧,现在是集中填埋。这样的工作从第一片落叶开始,贯穿秋冬两季。城市的落叶,只是负担,没有价值,也没有伤感。

城市都在竭尽所能,展示整洁美好的形象,很少有人去关心落叶的价值和归宿。但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中,落叶是有过价值的,落叶曾是农民竞相追逐的宝贵资源。

在还不太遥远的年代,每年秋冬时节都会发生激烈的落叶争夺战,那阵势不亚于进行将焦麦炸豆的重要农事。往往是前一夜北风呼啸,气温骤降,树叶纷纷扬扬,散落在河堤、树林、道沟、地垄各处。天色微明,大人便会将小孩子们从热被窝里叫吼起来,全家老少齐上阵,推着手推车,扛起小耙、扫帚和筐篓等奔向田野。人流汇聚到村口,又分散到石门河两岸,大家口鼻呼着白气,一边相互打招呼,一边手疾眼快,把手中农具远远抛向

查陵地的。先生们一个个自然是满腹经纶,对风水学中的“二十四山”各有自己的独到见解。但就堪舆的方法、方位,何为“吉穴”,却一直争论不休,甚至争到了朝堂之上。最后,争来争去,终还是“五音”说占了上风。就此,宋太祖赵匡胤一锤定音,确定了“五音”探穴。

古代的五行: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。按“五音”说,宋朝开国皇帝为赵姓,属于“角”音。皇陵选取“丙壬”向,宋王朝则无往而不利。于是,力主“五音说”的风水师们依据此理论堪舆,将宋朝的皇陵定位于河洛之间、面北偏西的“丙壬”之地。当年,堪舆大师的解说是:此位头枕黄河,脚踏嵩山,左依青龙(山),右傍洛水,是为“天穴”。“千年吉地”既已选定,专司营造的官员又南下北上,挑选出大批匠人,赶赴河洛,修建宋陵。为争一份工钱,匠人来自各地。宋陵的建造经年累月,为了安抚这些苦做的工匠,就将太祖皇帝下诏,把皇陵周围的土地划为“官田”、“官田”免除赋税,不交皇粮,由匠人的家属自行耕种。也作为来日守陵、养陵的费用。

当晚,康梅文回到客栈,又让人把贾掌柜请到房间。待贾掌柜进门后,他站起身来,深施一礼,说:贾掌柜,先生含冤而死,叨扰掌柜的了。得罪罪罪。

贾掌柜苦着脸,连连摇头说:这老爷,不是我埋怨,你说往后我这就办了丧事的客棧怎么住人。还能住人吗?还有人敢住吗?

康梅文说:是啊,掌柜说得有理。一听这话,贾掌柜更是觉得委屈,说:你说我招谁谁了?摊上这样的事。唉,就是卖,也没人要呀。

康梅文说:贾掌柜,你要是觉得难做,我把它盘下来,也算是给先生有个交代。

贾掌柜怔怔地望着他:你买呀?康梅文说:我买。

贾掌柜用探问的口气说:你可有现钱?

躺在仓爷的灵前,默祷:老师啊,学生按您的心愿办了。他不让咱收棉花,咱就连土地一块收了。依您的意愿,我在河岸边给您买了地,年年都会为您祭祀。您老安歇吧!

第七天,大出殡时,泾阳的各界都有人送花圈和挽幛。最让泾阳人吃惊的是,多日没出门的金寡妇,居然也设了路祭。人们不明白的是,这金寡妇路祭时,竟然满面泪水。

有路人悄悄说:她哭什么呢?春节过后,泾阳城中心的阳光街上,一挂鞭炮声炸响了。“康氏货棧”的牌匾堂堂正正地挂在了装修一新的门头上了。从此,康家在泾阳扎下了根基。

谁也想不到,数年后,关中大旱,康氏货棧竟借机收购了万亩良田。这已是后话了。

第十二章

在岁月的烟云里,连陈麦子都有些恍惚。

——那日子已然很久远了。在很久很久以前,那还是北宋王朝的时候,河洛两岸行走着一批来自堪舆的风水先生。他们大多来自京都汴梁,是专门给宋皇室勘